

烈焰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88

露絲瑪麗·羅傑斯 著

王安辰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烈焰

■原 著 露絲瑪麗·麗傑斯

■譯 者 王安辰

■封 面 林美滿

■發行人 蔡浪涯

■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

■發行處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八號五樓

電話 三〇三四九一七～九

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

■印 刷 景翔印刷有版公司

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再 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一日

■每冊定價一〇〇元

※本書已向內政部申請譯作權

如有損害權益情事嚴究到底

烈焰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88

露絲瑪麗·羅傑斯 著
王安辰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名家名著

88

烈焰

露絲瑪麗・羅傑斯 著

王安辰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關於「名家名著」

好時年出版社自推出第一本「名家名著」——「午夜情挑」以來，始終秉持著「譯好書、出好書」的原則，如今「名家名著」出版的書已有八十餘本，每一本都深獲讀者的喜愛，而「名家名著」的原作者們，也都各擁有為數可觀的讀者羣，這個現象使我們了解到，我們的心血沒有白費，更說明了好書絕不會寂寞的真理！

在這幾年中，我們一直要求所有工作人員發揮最大力量，使「名家名著」的譯筆、校對、裝訂、印刷，都能稱得上是現有出版品中的佼佼者，以最好的面目與讀者見面。因此雖然近年來類似「名家名著」的翻譯小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甚至連版面、封面、書套都和我們的書類似，我們依然心平氣和，因為我們相信讀者的鑑別力，和對我們的信心。

「名家名著」原本是不定期出版，後改為「每週一書」的型態，但改變後讀者

又表示書出得太快，使他們無暇細讀，同時往往一本尚未看完，另一本又出版，所以我們便再將「名家名著」改回往日不定期出版的型態，以順應讀者的要求。但我們相信還有另一些讀者會認為改回不定期出書，他們就無法看得過癮，因此我們同時還推出了另一個嶄新的系列——「床邊故事」，讀者可以擁有兩套書相伴，渡過輕鬆的時刻。

改回不定期出書後，「名家名著」的工作人員會更加慎重更加努力，希望讀者也能繼續作我們的精神支柱，隨時給予我們批評與建議，期使「名家名著」更能茁壯！

譯 序

紅顏也許註定是命運乖舛的，自琴妮和她的初戀情人莫斯迪經過一番「狂野的愛」之後，如今又要面臨更多的困厄與試煉。

「狂野的愛」中的琴妮是個天真、不解人事的小女孩，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利用姣好的姿容挑逗身邊爭相獻殷勤的男士。她被性格強烈的莫斯迪擊潰了對夢幻的憧憬，變成敢愛敢恨的女人。在書末甚至不惜「強暴」斯迪，以喚回丈夫對她的感情。

在「烈焰」中，琴妮不僅成熟了，而且智慧也與美貌並駕齊驅。她絕代的風華不但吸引了遠自冰天雪地的俄國來的王子，更為她自己製造了更多苦難。只不過她已能夠運用智慧化解自己的危機，甚至不辭危險的去營救丈夫。

擅長寫羅曼史的露絲瑪麗·羅傑斯在本書中又增加了幾位反派角色，個個都具有陰狠兇殘的性格，使本書烘托的更加熱鬧。琴妮遇見了比斯迪「老朋友」康妮難

幾百倍的賴桃莉，這個心如蛇蝎，對權勢慾望無窮的女人，不僅能與琴妮對峙，甚至要置她於死地。聰明的琴妮與毒辣的賴桃莉周旋，究竟鹿死誰手？

「烈焰」是作者繼「狂野的愛」廣受歡迎後推出的續集，它自有獨立的情節，不受前一部影響，沒有看過「狂野的愛」的讀者應該欣賞這本益見精采的力作，看過「狂野的愛」的讀者更不能錯過本書。

第一部 琴妮

1

狄雅士將軍的大軍部署在撲布拉城的城牆外，儘管戰爭殘酷，但是幾乎每一個人的興致都很好。再過一兩天，他們就可奪下撲布拉，然後進佔墨西哥。狄雅士萬歲！革命萬歲！

在哨兵巡邏時，大部分軍人不是睡覺就是狂飲，如果是後者，他們會悄悄的喝，因為狄雅士將軍是紀律嚴明的人。

在營區後方，將軍親選的指揮部旁，隨軍人員的馬車擠作一堆，彷彿欲抵擋夜間的寒意。鷄羣在臨時搭成的圍籬內聒噪不休，不時出現的嬰兒哭聲被迅速的壓制下去。準備就寢的婦女一邊聊天，一邊將柴火減弱成一堆深紅色的餘燼。

「聽說麥奎士將軍正從墨西哥城前來解救守城軍。」

「呸！那個老懦夫！要不是派他們趕出來，他還會留在墨西哥城。在他抵達撲布拉之前，我們將軍早就佔領它了！」

琴妮背貼着車輪席地而坐，一面懶散的聽着她所謂的「營火邊的對話」，一面被一陣腳步聲吸引住。她凝望遠處那個踏着豹子似優雅步伐向她走來的人，這是她的男人，她的丈夫。爲什麼和狄雅士將軍的會要開這麼久？

年輕女郎雖然謹慎的以黑色頭巾包住頭髮，但她的五官却因腳下的炭火而顯得格外鮮明。她的穿着與其他婦女相同；長及腳踝的紅色圍裙和幾乎遮不住肩膀的低領白色罩衫，但是那身晒成金褐色的皮膚即使在火光下也比別人淺。如果有人靠近注視她微向上吊的眼睛，就會看見自己的身形投射在一汪神秘的暗綠色中。她的顴骨很高，稍帶凹痕的小下巴顯出頑固好辯的天性，還有一張永遠能誘惑男人親吻的嘴。「那是張半上流社會的嘴。」她表哥比耶曾如此形容過，那時琴妮還是個十六歲的孩子，身體已逐漸成熟，滿心憧憬着將要親見法皇和皇后的第一次舞會。從那時候起，可真發生了不少事！就算她有敏銳浪漫的幻想，又怎麼會想到一個只希望跳舞、賣弄風情和擁有華服的少女，如今竟穿得像個墨西哥農婦，赤着的腳蜷縮在身體下，等候她的男人？

琴妮略感無聊的再次靠回車輪，頭巾滑落處幾縷金銅色的卷髮溜出來，輕覆在她臉上。斯迪能來就好了！狄雅士和軍官們的夜間會議有必要拖得比平時長嗎？目前他們已切斷橫布拉城內的糧源，等待時機成熟。可是麥奎士向此進軍的消息已經傳至，也許將軍終於要停止貓捉老鼠的遊戲，令軍隊猛攻。現在也正是時候了！軍隊的目標不是長期坐等於某地而是戰鬥。他們要從這裏向墨西哥城進軍。是的，琴妮忽然想起，進城以後就一切都結束了便覺得奇怪。他們將來要去那

裏？做什麼？她只確定一件事——斯迪無論做任何決定都不會再拋下她。他們倆爲了彼此也因爲彼此而受盡折磨，不能再承受另一次分離。

「你這碧眼小魔女！你是我唯一愛的女人。」這是她在維拉克路士上船的前一夜遇見他時，他告訴她的，然後他就把她帶來這裏。每念及船若是早一天開這件事就令她膽寒。

「如果你發覺我走了，怎麼辦？」

「你以爲我會輕易讓你溜掉？我說不定會變成海盜，在蒙泰利（譯註：墨西哥東北部城市）的外海攔截你，爲你的開溜而罰你走突出舷外的甲板，讓你跌進海裏。你這個小狐狸！」

想到他終究是愛她的，就使她興奮得顫抖。他們一開始就彼此相愛，但兩人都堅不肯承認，真是浪費了不少時間！

她閉上眼睛，嘴角掀起一絲笑意，然而她丈夫的聲音使她立刻睜開雙眼仰望他。「你連睡覺時都掛着一副狐媚表情，我的心肝！」他跌坐在她身畔，嘴摩過她的太陽穴。「天——我得喝一杯，這麼熱的天氣，將軍竟然堅持要生火，我們又必須穿着扣到脖子的軍服，一顆都不准開。」他邊說邊不耐的解開討厭的釦子。

「你別動，我來給你解——免得我鬆釦子！我還會給你弄杯酒——幸好你有我這樣訓練有素的隨軍女人！」琴妮俯向他，頭髮拂在他臉上。

他用手環抱住她。「你喜歡整人，連將軍都說你漂亮得不適合當隨軍女人。噢，你不要再避

我，否則我就要開始認為你不只是跟他調情而已了。」

「可是我沒有！只是風把我的頭巾吹落，他剛好騎馬過來，死命的瞪着我，你要我怎麼辦？他對我笑，我也回他一笑；我以為他知道我是誰。」

她仍然困在斯迪的臂彎裏，發覺他正以她熟悉的半嘲諷、半溫柔的笑臉盯着她。「你可真是不檢點，綠眼睛，」他輕輕呢喃道：「我以為你能離狄雅士先生遠一點。」他頓了頓，把軍服從肩上抖落，並發出一聲解脫的歎息。

「看在老天分上，斯迪！他到底說了什麼？」

「你把情況弄得很糟，你知道。他不曉得你是誰，你想我會不辭麻煩的跟他描述你？他要菲利請你今晚去見他，他顯然被你迷住了。」

「噢——噢，不！」

「噢，是的！可憐的狄菲利上校必須極為巧妙的跟他解釋你不是士兵檢來的法國妓女。我本來一直在奇怪為什麼他老是陰陽怪氣的瞪着我，直到會議結束後才知道這件事。」

「他——他沒生氣？斯迪，我覺得你在嘲弄我。」

「才沒有呢，甜心。我遲回來是因為他解散其他人後留下我，然後用堅定的口氣告訴我，他不贊成我的老婆像隨軍女人一樣跟着軍隊走。他說我只是西班牙人，而你是美國參議員之女，萬一外國報紙得知這個消息怎麼辦？」他懶洋洋、譏諷的語氣令她不安的戰慄。他真的生氣了？

她已脫下他的上衣捧在手中撫着，唯有如此，她才能迫使自己不退縮的望進他的藍眼中。「怎麼？就算新聞界知道了又怎樣？」

「將軍不希望外界認為墨西哥是蠻夷之邦。其他國家的軍官夫人通常不會跟着部隊跑！」

「你不能要我走！他不——」

斯她用手抬起琴妮的下巴，聲音裏的嘲弄消失了。「我不會送走你。不過攻下樸布拉後，你恐怕有新差事了。將軍想請個秘書整理文件，書寫翻譯。換句話說，你將正式成為他的下屬，你的美貌也會使將軍的指揮部生色。我們有部分不會說西班牙語的夥伴——你能說一點德文和拉丁文吧？而且你的法文一向流利，親愛的，將軍覺得漂亮女人有軟化作用，可以吸引記者。」

「可是——可是以後我們還會在一起嗎？」

他笑着靠過去輕吻她。「我奉令每到一處就徵用適合你住的宿舍，夫人。幸好我是你丈夫，我獲准至少能在晚間與你共用宿舍。因此，你就沒理由回拒對我的義務了。」

「你不生氣？」

「如果我說我很生氣，你會怎麼樣？」

她眨眨眼睛。「跟你拚命，因為錯不在我。」

他把她的頭髮像繩子似的纏在手腕上，將她拉近。「你是隻野貓，天曉得我何以能忍受你。不過拜託你在將軍面前收斂脾氣和言談，他是個保守紳士，希望你能做個淑女。」